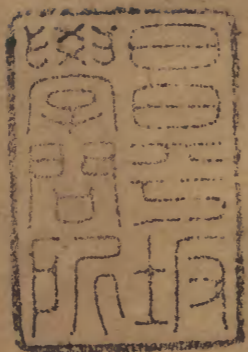


讀史漫錄

九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4
冊數	6 (4)
函號	297 169



讀史湯錄卷之九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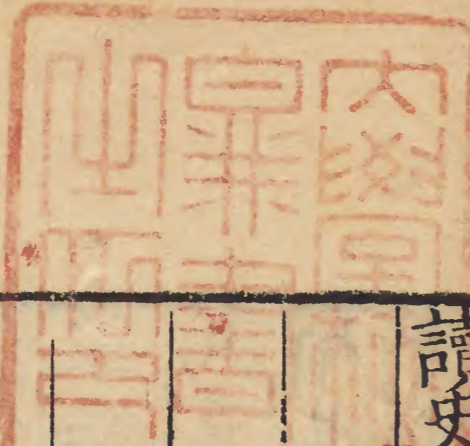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吳三緯校梓

唐憲宗至僖昭

憲宗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奸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政有得失



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皆歸罪於德宗耶即此觀之人臣循默苟容無所可否雖人主一時相安終亦薄之若能犯顏苦口指陳得失即一時迂直或至譴適然使人主虛心思之未有不以為忠者也

李絳與吉甫有隙言論每每相左要其大槩絳為直諫吉甫圓通風格誠有不同然吉甫亦名相也何至導諛逢君如盧杞李林甫之態而史所記奏對之語如云天下太平陛下宜為樂如

云人臣不當強諫以君悅臣安為美如云陛下惠澤雖深威刑未振中外懈惰宜加嚴以振之此等風致不類士人疑吉甫未必至此蓋宗閔僧孺之黨與德裕不協故播為謗書以騰於世而記者不之察爾凡讀史者於此等頭項以意會之可也

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李絳亦云宰稍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材是乃自

便非徇公也二公之言乃大公至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夫徇私而與之者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有其事也有其人私不有其事亦私揔之無容心焉可矣誠以無心處之雖割恩未必怨雖內舉不為私也

李絳李吉甫為相數以議事不合爭於上前而權德輿居其中間無所可否憲宗不厭二李而鄙德輿遂罷其相此真英主之見也夫人臣甲可乙否意見不叶雖非國家之利然猶有所問

難往覆以開人主之聽若乃容容默默無所建

明此真伴食之徒何尊於國宜為人主所輕

淮西之役非李祐先導則李愬不得入鄆州之役非劉悟反戈則田弘正不得入故克強敵者必有內主方得成功而御大衆者一失人心必至內潰此得失之機也

劉悟平鄆州朝廷欲移之他鎮恐其不受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遣使詣悟託言修好實覘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夫手搏與魏

博使者廷觀之自搖肩搭臂離坐以助其勢弘
正聞之咲曰是聞除改下即行矣何能為哉已
而以為義成節度使悟手足失墜即日遂行悟
徒一材官雄爾非有膽智也故為弘正所窺也
李逢吉為宰相不欲討蔡而令狐楚為學士與
之相比裴度恐其內外相合以沮軍事乃於受
命之日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軍制失詞罷其
內任此晉公之勝筭也討蔡之師決於獨斷國
之興亡於是烏在少有沮敗其禍可勝故以草
制為辭先發而除之此等着數非大豪傑不能
用也

唐自中葉以後張皇天討不知其幾矣河址之
役以李郭為將會十三道之師以圖鄴而不免
於瓦解元和之討成德會六道之師以屯易定
而不拔其城何其難也至如伐蜀之師高崇文
以千餘卒直入劔門平淮之師李愬以三千親
兵直襲蔡州皆若摧枯振落不勞一鏃又何易
也此其故可言矣杜黃裳奏遣崇文即請無置

言身法卷之九
監軍裴度一至行宮即奏罷諸道監軍以兵屬
將故有成爾至如鄴城之圍以魚朝恩監軍成
德之討以吐突承璀為制使武夫力而闢於原
中使頓而掣於幕欲其不敗又可得乎百置監
軍而敗一不置而勝論唐事者此可以觀矣

裴度崔群為相五坊使楊朝汶妄繫平民為中
丞所勅度等以為言憲宗曰姑與卿論用兵此
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關東
耳五坊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責朝汶曰以汝

故使吾羞見宰相即賜之死憲宗英主也蓋方
域之征雖遠而將相之權可施近習之橫雖小
而城社之憑有據故格虎兇於原野則壯夫奮
腕薰狐鼠於城社則巧匠血指勢使然也

吳元濟之據蔡也禁民間偶語夜不然燭以酒
食相過從者罪死及裴度入蔡盡弛其禁而蔡
人有生人之樂矣李師道之據鄆也親識宴遊
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及田弘正入鄆盡除其法
而鄆人有生人之樂矣二盜之繩下與二公之

言史記卷之九
布德如出一轍從賊而樂歸正以此也有如歸
正之樂不如從逆將以招之不亦難乎

成都甫平而杜黃裳罷相蔡鄆甫平而裴度罷
相所謂烏盡兔死之時也憲宗頗稱英主而任
人報功之道一何爽與黃裳之罷不知其解史
但言其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要為未盡也
度則皇甫縛擠之耳縛方以掎剋聚斂上結主
心而度再三攻擊不遺餘力其不能容固宜君
子豈但難進進亦難久治日少而亂日多有以也

憲宗削平僭亂藩鎮震懼韓弘自汴入朝獻馬
三千匹雜繒三萬疋錦三萬疋絹二十五萬疋
金銀器千而汴之軍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
餘疋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弘之善於積聚如
此當時諸道租賦不入朝廷故一鎮之富幾埒
內帑其氣勢可想見矣

憲宗以服藥躁怒左右宦官獲罪至死人人自
危于是有陳弘志之變敬宗遊戲無度性復褊
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楚是以有蘇佐明之變所

謂舟中之人皆敵國也三覆此事足為寒心不能不恨及宰相何也保其身體三公之職事而至此則將為用嗟嗟此難言矣
司馬相如因狗監楊意以進元稹為江陵士宗因監軍崔潭峻以進其事同也至其浮薄不羈亦畧相似然長卿引疾避世托迹文園近乎不規榮利而微之以嗜進冒榮為朝論所鄙至以瓜上青蠅面相詬辱其品可知矣

李鄴鎮淮南吐突承璀監軍未嘗相失承璀入朝引之為相鄙恥由宦官進竟不就列其高潔如此唐一代士風率多嗜進干寵不耻徑竇而有鄙其人者可謂砥柱矣嗟夫後之賢者亦有以此進者否能為鄙之恥者幾何人哉

劉蕡策有云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蓋為中官發也今之兵政出於夏官而五府大將止於朝請蓋略如唐事而効則相反矣

元和之末方鎮底平長慶之初河北復叛蓋有

由烏幽州之亂宰相崔植等激之也鎮州之亂
度支崔稜激之也先是劉總見西河從化棄官
為僧盡擇麾下仇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
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羨慕朝廷祿位之心總
雖亂賊其為公家計固甚辨也而宰相崔植等
不知安危大體無所賞省幽州將士羈旅困憊
不得一命勒歸本土皆含憤怨又以張弘靖代
總弘靖驕貴不理軍機僚佐韋雍輩又多輕薄
少年嗜酒豪縱裁刻糧賜數加詬責由是人人

怨怒而弘靖見囚矣故幽州之亂植等激之也
田弘正既平鄆州改鎮成德自以鎮人世仇帥
魏兵三千赴鎮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稜性
剛褊無遠慮以為兩鎮各具有兵恐開事列表
請再四竟不肯予於是魏兵南歸而弘正見殺
矣故鎮州之亂稜等激之也當兩河用兵淮蔡
聚百萬之兵捐百萬之費此等經紀出何事例
禍亂雖平遺種未盡乃惜一命之爵升斗之費
而使從化之方復成異域展轉勞費至於亡國

言身錄 卷之九
何例之誤人如此也夫以搦管之見而操縱兵
機以挈瓶之守而劑量大計何國家之不幸而
遇若人哉

天下承平日久士夫委蛇自得養成一種驕貴
之態自相崇護視武夫健兒不啻奴隸一旦激
成事變首領不保如張弘靖之在幽州是也弘
靖初在列鎮以寬簡得名及至幽朔不諳舊俗
又不知體恤士卒安輯狙獷故及於亂方其囚
於驛館明日軍士稍悔詣館謝罪請改心事之

三請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
曹乃奉朱克融為帥想弘靖不應軍士時作何
計畫真是一木偶人噤不出語爾公子措大舉
止令人咲殺

韓柳以文章並駕元白以詩賦齊名皆所謂莫
逆交也而其人品邪正皆若相反韓白以守正
不阿直已行道不容於時而元柳以交結嗜進
濁亂朝綱見斥於士論何其志行之不同而意
氣之相得邪然就四子品之韓之德純於白而

元之邪甚於柳白不失為正人而韓則一代之
山斗極不免於佞黨而元則士類之蛇虺也以
文而論士不亦難哉

古人論事亦有失體者如昭義監軍劉承偕以
驕縱不法為節度劉悟所囚穆宗與裴度議之
度請下詔書具陳承偕罪狀令悟集將士斬之
以為如此可收天下人心令藩鎮効死此蓋因
一時監軍橫虐亂紀故欲斬一承偕以安人心
然非體也王人雖微位於諸侯之上君之路馬

禮不敢芻豈有天子所遣勅使為鎮將所囚不
能問其罪而反令誅勅使者乎勅使可斬徵入
朝廷辟在司寇天下藩鎮其誰不知柰何以太
阿之柄倒持而授之邪晉公急於除奸恐失機
會而不知紀綱所在有不可輕施者計亦左矣
韓弘既沒主藏奴與吏訟於公府穆宗取其財
簿閱之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有一行云某
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素厚僧
孺得此大喜即以為相此一段乃奇章實事李

言史記金 卷之九
一
黨不能沒也萬曆十年籍沒馮保閱其簿籍公
卿大僚皆有問遺惟司寇嚴公無名 上甚重
之內使宮人因呼為嚴青天未幾拜為太宰此
二事相類士人平居高談短步各立局面至於
辭受取予可對天日能幾何人使不閱二氏之
籍則二君之清操何由而見同時公卿大臣負
愧多矣

李逢吉為相內結王守澄而李紳為學士在內
恐其抑已故出紳為御史中丞而以京兆韓愈
兼御史大夫免其臺叅二人遂以臺叅相爭文
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叶皆得左遷
二人入謝上令各叙其事乃寤而優處焉正人
君子為小人所搆兩敗俱傷墮其術中始終不
悟如此者甚衆

敬宗即位李逢吉忌李紳復用日謀中傷乃令
王守澄譖紳謂其欲立深王遂及遣謫已而上
閱禁中有文書一篋得裴度李紳疏請立上為
太子上乃嗟嘆悉焚謗書而紳始免於死矣小

人之陷君子必被以極惡使至赤族而後已篋中之書非唐之金滕哉

劉栖楚為吏敢與王承宗爭事及為諫官至欲碎首玉階以動上聽可謂直節士矣而名在八閔十六子中何也直言極諫之士亦有恃權臣而發者如谷永之在漢是已楚逢吉之黨恃援賣直不足貴也

穆宗大漸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我家世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汝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汾陽孫也唐郭宋曹閱閔文德大略相似二后之烈光照史冊豈不茂哉

敬宗即位鄆令崔發以誤擒內使為中官所毆有詔繫獄言官爭上書救之且請正中官於法皆不見聽宰相李逢吉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

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
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何為
不赦乃釋發罪仍慰勞其母既欲幸東都朝臣
諫者甚衆皆不見聽已遣使除道決意必行裴
度從容言曰國家並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
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解會率已荒
陋陛下倘欲巡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
往上一曰從來言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
亦可遂罷不行此二事可為大臣告君之法矣
蓋大臣之諫與言官不同言官之體主於力爭
而不虞事之成否大臣之體期於必從而不可
言之直巽故其不同如此孔子論諫曰吾得諷
焉此大臣之義也

夫救人之溺必捉其髮救人之焚必撤其室何
者小有所忌則大有所阻也君德之寬猛不同
人情之順逆亦異彼人主有所憤怒欲致之死
必有一種意見自以為是而救者但言其無罪
而不當誅是與人主爭矣與人主爭事之是非

其勢尚緩與人主爭人之死生而不能勝則與已殺之者一間爾故必順其所怒以片語隨之則其怒易解而後徐開其不當死之狀以使之自悟則其言易從此救焚拯溺之法也如以提髮為不恭而吟誦於水上以撤屋為有損而揖讓於火旁其足以殺人也甚於水火可不畏哉

文宗之初裴度韋處厚並相賞罰舉措大有可觀如李同捷以滄州拒命諸道進討魏博史憲誠密助同捷而晉公不知也憲誠使至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候所為自有朝典憲誠大懼遂不敢與同捷通矣此時二公同事而疑信不同其自相矛盾宜也然以兵機論之以相互濟一推誠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使其畏威懷德而潛消逆萌蓋亦經畧之大計也故為國之臣以異見為同心而為私之臣以小卻誤大計國之濟否於是烏在可不慎哉

文宗憤宦官強橫力不能制密與學士朱申錫

謀除其偏申錫密諭京兆王璠璠泄其謀守澄
等遂誣捕申錫謀立漳王下獄貶死及甘露之
變璠亦被收其兄涯謂之曰五弟昔為京兆不
漏言於守澄豈有今日耶所謂君臣不密者
深哉鄭注之奸也初為李勣所嬖王守澄惡之
一見守澄而守澄悅再為守澄所嬖韋元素惡
之一見元素而元素悅其佞可謂至矣然而守
澄元素皆為所殺又何險也守澄元素中貴性
資易於迎合獨以勣之才識號為名將而為其所

惑則可怪耳蓋深奸險巧之士惟疎而絕之庶
乎可免若與之親密未有不受其害者也

牛李之搆黨也人主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
朋黨難此雖無可柰何之辭而事理實有然者
河北之賊所傷在支榦朝廷之黨所傷在腹心
去河北之賊所資者兵馬錢穀難辦而易籌去
朝廷之黨所仗者紀綱法度易知而難行也嗟
夫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非
建其有極孰能為之然有故焉黨何為而成成

言身法金 卷之九
於私私何為而起起於利利者得失之心也有
得失之心則愛憎之情入有愛憎之感則恩怨
之迹明有恩怨之分則勝負之形立有勝負之
較則傾軋之機出矣原其所自不過一念之得
失而使士類荼毒宗社丘墟禍亂一成不可復
救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李訓鄭注之進也逐四相烏初惡李德裕故進
李宗閔而逐德裕德裕既出路隋救之又逐路
隋已以宗閔遏抑不得為相又逐宗閔已注求

鎮鳳翔李固言不可又逐固言數月之間連逐

四相恃守澄之勢也勢成形變遂殺守澄險

鄭注出鎮鳳翔以韋溫名家才望請為參佐溫
不肯往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
之止於遠貶從之則有不測之禍此定見也士
君子處世固不可較計利害然趨吉避凶聖有
明訓較其輕重而取舍之亦正理也惟為利欲
所蔽見理不明苟貪目前之得而不顧他日之
害即禍福之輕重亦不能擇矣故曰既明且哲

言史記卷之九
李訓既得志獎拔狂險之士布在列位貶竄正
以保其身韋氏之子有焉

李訓既得志獎拔狂險之士布在列位貶竄正
人君子朝列一空於是取天下重望以收人心
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舊久為當路所
軋皆引居崇秩而士大夫真有望其能致太平
者嗟夫小人之識此所必至何足異哉大道之
公舉措順理其進君子也理所當用也非有心
於用也其退小人也理所當舍也非有心於舍
也是故誹譽有所不恤恩怨有所不顧惟視理
為何如耳至於小人在位有所舉措皆出於私
其用小人也資其利已也私也其抑君子也恐
其妨已也私也至於陽用君子以塞天下之口
而陰用小人以執天下之權則其謀甚狡而情
亦易見矣柰何以太平望之哉

李訓鄭注奸巧小人也其謀誅宦官計畫已久
宜必有過人之策乃其術迂踈不通有絕可嘆
者何也彼訓為宰相柄事於中而注帥近郊握
兵於外犄角相應待時而發似矣然注之謀欲

率親兵送王守澄之喪而秦令內臣中尉以下
盡集澧水送塋因闔門斧之使無遺類此已迂
矣訓猶恐其獨成功歸於注欲使部行餘王璠
多募壯士並臺府吏卒先期盡誅宦者並注去
之於是甘露之奏辟人而圖之其策之迂
又甚於注彼甘露之有無一使者辨之何至請
天子臨觀車駕未行又先遣宰相繼遣中官此
等舉動已自可駭此輩耳目滿前豈得不惑而
可置之几上邪且宦官會塋固多必有不往送
者視甘露者固多必有不往視者可得而盡誅
邪誅不可盡則天下之為士良弘志者又安得
其不生邪此其計出於秦人坑儒之術令諸生
往視谷中之瓜相與辨其有無因而坑之耳以
城社之奸握鞬鈴之重豈如一二迂儒可得而
襲也且函谷之事亦妄語爾柰何據以為式可
謂小人之愚者矣

天下惟有二事着手不得以外廷攻宦官其勢
不入必有入之者而後可作辟捕黃羊必用夜

猴以中國攻夷狄其勢不出必有出之者而後
可行辟逐狡兔必用韓盧故能誅宦官者必宦
官之黨能攻夷狄者必夷狄之隣此形便也宋
申錫崔胤智不及此其敗宜矣况李訓鄭注之
奸乎

通鑑開成元年崔慎由為學士直宿禁中宦官
仇士良魚志弘夜召入內使草詔廢立慎由不
從乃引入內殿而疏文宗過惡曰不為此拘木
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措大之稱始此一拘
木枕措大能安九五之位所係亦不少矣措大
為圓木枕天下殆哉

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
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此論文要旨
也因事為文者以文敘事也以文害事者取事
就文也今日之文敝正在此取今人之官以就
古之官名取今日之地以就古之地名增減今
之事實以就古之文義改換今之法制以就古
之章程施之章奏則敷衍對不詳施之綸綍則訓

言身法錄 卷之九
論失體施之紀述則事實不著施之文移則吏
民弗從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生於其政害
於其事信有之矣原其所以皆居今好古而過
焉者也

李石用韓翊判度支坐贓繫獄石曰臣始以翊
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文宗曰宰
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
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
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文宗數語切中
大臣用人之病凡大臣用人未必盡出於私只
是不肯認錯使其人有所憑藉而他人不敢指
摘故天下之事日壞而不可救也又况以私心
進之而以私心庇之兩受其敗者哉

文宗之未宰相數人分為二黨鄭覃陳夷行為
一楊嗣復李珣為一覃等所欲用嗣復等輒抑
之嗣復等所欲用覃等輒抑之議政之際是非
蜂起上不能決國是如此其克有濟乎自古以
來如是者多矣蕭曹相繼房杜相成可多見

文宗聰明英察好文勤政守成之令主也裴度
韋處厚相之於始鄭覃李石相之於終誠使法
紀粗張舉措不紊太平之業抑或可幾而以王
守澄仇士良專擅於中代執威福之柄以李德
裕牛僧孺喧爭於外養成朋黨之風於是國事
日非而亂亡萌兆矣其謂學士周墀有云周赧
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
之朕殆不如其志悲矣天下治亂惟紀綱若紀
綱常張即委裘之朝可以卧理有如王綱解紐
太阿倒持雖聰哲之主坐擁虛器無可柰何其
所由来者漸矣欲察天下之治亂舍紀綱其奚
以哉

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
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
而邪人競為朋黨此數語者可謂盡君子小人
之情狀矣嘗以是語推之特立不倚非但不失
已且不失人何也無所倚則無恩與怨無恩與
怨則無所用其好惡而太公之道立矣有所附

言之金
者雖可以樹群亦可以貶交何也其人可附則就之惟恐不亟其人不可仗則去之惟恐不早非其性薄也不能無所趨則不能無所避其勢然矣嗟夫正人君子豈但自無所倚亦不為所附女蘿施於木上自榮自枯而松栢無心矣鳥

德裕告武宗云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積月累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譴責如此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此一段切中人主猜疑之敝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喜則色笑怒則呵責及其能改旋亦復初若乃外示含弘內為藏宿非君道也所以然者正由明有不足故不能斷既不能斷則不能斷

虞爾

玄宗以臨淄王平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聚於一宮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至文宗時李德裕請宗室年高屬踈者出閣除諸州上佐

言
使携其男女出外嫁婚文宗然之乃册立太子
因下制諸王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其
後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百年敝法竟不能
挽積習之難變極重之難返自古然矣至廼幽
閉骨肉虧損人倫想見其事可為於邑今之宗
室小有困敝不如是也

文宗止有一子為楊妃所構而死開成之末儲
貳無托宦官劉弘逸薛季稜皆有寵於上季稜
志在陳王成美而宰相李珣主之弘逸志在
王濬而宰相楊嗣復主之陳王敬宗之子安王
上之母弟也而陳王已正位東宮矣文宗大慚
仇士良魚志弘以東宮之立不出於已乃矯詔
立武宗而陳王安王同日賜死薛劉受誅楊李
被竄矣國本之定有如置碁不亦險哉初楊妃
以太子之母為所譖死故構殺太子以絕禍本
而擁立安王以邀後福嗣復乃妃族也故為濬
主豈知太子已死而妃與安王同時受戮禍福
之不可以人為如是柰何行險僥倖之徒不絕

於世耶

唐至中葉政出中官武宗以崔鏐為相夜召學士韋琛令其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慙不敢與事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墜敗舊風故也勢有所寄久假不歸反謂愿謹之人敗其故事甚哉權勢之不可假也叢之借神足以喻之

武宗削平僭亂比迹元和李德裕之功也德裕才識練達動中機宜李泌陸贄以來所不多見今記其大畧如盧龍之亂陳行泰殺史元忠而求節德裕不許張絳殺陳行泰而求節德裕不許及張仲武起兵討絳為國誅亂方以節鉞予之其請於上曰河朔事勢徃因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必自生變此乃泰絳所以不終也若天寶以來能以此法處之則兩河之地不為異域矣又如劉楨據潞澤求節廷臣以回鶻未滅力不能討欲從其請德裕以澤潞近處腹心與河朔三鎮不同力贊討賊之師

於是檄使河朔諸鎮出師東境以撓其權而陰使王宰石雄引兵入討以親其事於是河朔諸鎮既不得與賊合從而宰與雄仗其聲勢亦得突入而取之及楨既授首乃以盧鈞安之而澤潞為國家有矣且此一事機權種種皆人所不及往時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居之以自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德裕請令河朔諸鎮分取邢磁洛二州不得取縣及三州既下又恐鎮魏請占朝廷難於可否即除一帥鎮之往時諸鎮將帥據兵請立朝廷遣使開諭必不肯出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劉楨之叛即日下詔討之故不及備耳其經畧太原之亂留河東戍兵置之榆社而使他道容兵進討楊弁戍兵恐容兵先取太原妻孥為虜乃自往取之而弁遂授首此所謂相激而成也至如招盟沒斯之降受戔黠斯之款吐破回鶻西連党項神機上筭筭無遺策上全國體下震群謀真安攘之才

也

武宗削平僭亂所至有功盡德裕謀畫也然其要領有在焉德裕以所在將帥各有監軍指揮進退掣肘乃與中貴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不得多占驍勇一中貴皆以為然白上上行之故將帥得施謀畧所向有功此杜黃裳裴度伐蜀討蔡之策也

李德裕忌白居易之進乃以白敏中代之及德裕失勢復為敏中所排可謂備所憎而出所愛者也宰相用人但着一毫私意即乖李化為荆棘不如以大公至正之心進賢退奸為社稷之利雖未必有利于已亦不至反受其害也設使居易得進必不肯附和權臣亦不肯操戈入室為德裕者不尚可全耶

漢之盛也匈奴桀驁辟以倒懸至元成之世單于稽首而漢業亦衰唐之盛也回鶻吐蕃鼎峙西北莫敢與抗至武宗以來二種錢破而唐業

言身涉金 卷之九
亦衰何夷狄之盛衰與中國相應如此譬人當
壯盛之時有痰火之証雖元氣漸損而強陽未
衰故無恙也及其年力衰頽氣血虛耗疾勢雖
減而形亦不留矣善理身者不恃疾病之可除
而恃元氣之無損善理國者不恃強圉之無警
而恃紀綱之不弛則延年永命之道也

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從驂乘上內殿
憚之若有芒刺在背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
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浙瀝翌日策
罷此二事相類霍光柄政宣帝方藏匿民間德
裕持權宣宗亦韜晦潛邸而昭帝武宗春秋鼎
盛誰有意外之虞彼二臣者勢焰薰灼執手可
熱二帝伏在人間已竊視而熟聞矣一旦為其
所立托於億兆之上安得不嚴之如芒刺慄之
於毛髮耶嗟夫威震主者不畜勢也為人臣者
亦何樂有此哉

贊皇柄政有贊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贊皇

不能用宣宗即位柔立乃為諫官而贊皇有潮
州之貶柔立上疏白冤反坐阿附得謫夫贊皇
之不及進賢與柔立之損私為國其賢否了然
矣獨當時執政無能為柔立暴白者可發一笑
德裕柄政柔立不為諫官阿附者如是乎柔立
為諫官而德裕已貶阿附何為乎即有阿附德
裕之人此時必已流竄幸而得免喙息不遑而
敢白其冤乎故此時能救贊皇者必非其黨也
其黨不能救也

周墀以相問於韋澳曰願相公無權握機欲
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
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此千
古名言也夫衡之於物非不能輕重也輕重在
物而不在衡鑑之於物非不能妍媸也妍媸在
物而不在鑑無心而已無心故無權無權故無
恩與怨相天下者以其身為衡與鑑而無容心
焉則天下無不理而身亦安矣柰何其不然
唐宣宗即位中尉馬元贄有寵宰相馬植與之

敘宗交往上賜元贄寶帶贄以遺植服之以朝
主見而識之植不敢隱明日罷相收其親吏鞫
之盡泐其交通之狀植遂再貶此事可為千古
帝王之法宰相交通內人表裏相應固結君上
擅權主柄無論廉恥道喪紀綱不張而其為國
家之禍亦有月滋日長而不可救藥者此非一
日之積矣宣宗乃能於服色之間泐其交結之
狀毅然不俟終日真英主所為非世俗所可及
也後世相權日輕恭交日隔至使柄國之臣皆
由奄人而進天下事何可言者悲夫壯夫有踰
山蹈海裹足而遁耳

宣宗重學士之任至於遷官必需歲月以為不
可以官爵私近臣也法行自近官不昵私誠可
為萬世之法然士之遇合亦有不可必者或朝
夕左右而留滯於宦途或遠隔班行而捷獵於
仕進亦有說為貴近之臣日在左右視之狎冒
有所黜陟皆經上心祇見其易踈逐之臣風貌
未親視之遼遠積日累資不閱意向祇見其難

見其易則反有所遲留見其難則畧無所計念
所以帷幄之近有累歲而不遷殿陛之隔或一
言而遇主良有以也士之遇合詎可期哉
宣宗獵於苑北聽樵夫之言而涇陽令李行言
有疏名殿柱之褒獵於渭上而醴泉令李君奭
有手筆褒除之命所謂一遊一豫也如此而獵
後車之載何以加焉

天下事有近於逢迎而其言有理者李景讓之
議朝制是也唐敬宗以後祧及代宗以其祀盡
也至宣宗即位則代宗乃其高祖豈有七世之
廟不及高祖者故議還代宗是也其謂敬宗以
下為姪帝不當拜請出其主則非也三宗以尊
臨卑臨御在先有君臣之分以臣拜君不為越
分出之非也惟以世次為昭穆三宗共為一室
他日以宣祔穆共為一室於三代亦非逆也
宣宗之母乃憲宗所納李錡妾鄭氏也鄭氏侍
郭太后有宿怨宣宗在位待郭太后殊薄怏怏
而殂上以鄭故不欲郭后祔憲宗有司請塋景

陵外園惟禮院檢對官王皞力諍其非請宰相
白敏中爭辨甚力敏中大怒遂坐貶官敏中等
身為宰相陷君不義而不敢發一言一書生廷
爭反不能容小人悞國悞君之罪可勝誅哉以
閨閣之憾而欲廢嫡母之禮彝倫之不正未有
甚於此者矣舉國減口一夫抗辭亦是嘆也

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力辭不就其甥柳玘或
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
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
佳乎由五曹貪名位所致耳夫不出於廷臣之
師錫而出於人主之獨斷在嗜進之士方以為
不世之逢而恬退之流乃恥於他岐之迹然則
士之進退與其受知於上心不如見察於士論
也至謂時事不佳由吾曹貪名位所致則千古
名言士林著蔡蓋士君子一有貪名位之心只
在利害得失境中生死出沒嗜欲日深天機日
淺視國家之事如秦越肥瘠馴至大敝極壞不
可救藥其源皆出於此豈但不佳而已三覆斯

言以為永嘆

唐宣宗命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上之雖子弟亦不知號曰處分語刺史入對各以所纂詢之徃徃驚惧此雖小數於人主明目達聰之道甚有裨補守成之主不可不知

宣宗云若立太子則朕便為閑人後宋太宗亦云人心遽屬太子置朕於何地父子之際何其不能忘情也今人主臨御日諱言儲貳自古然矣而臣下請建太子動輒以天命人心邀其必從則益中其忌矣故當嫌疑之際有避忌之迹處事措詞最要斟酌少有孟浪以揣釁端不可悔也

宣宗欲立夔王為其非次故久不決耳大漸之夕密以夔王屬宦官歸長等三人使之擁立而中尉王宗實迎立懿宗歸長等誅死倉卒授受出自中涓國之安危移于呼吸不豫之禍此如崔慎由劉珣並相一日議政上前慎由曰惟當

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琢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
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
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為先臣未知
致理之日斯言也可謂深於治道者矣國家設
官分職各有司存惟循名責實萬不失一能稱
其官即流品之所在也有如慢其官常隳其政
業日惟養名釣譽以求月旦之推如是而謂之
流品即江左風流在臯夔之上矣豈不殆哉流
品之誤人國家禍及蒼赤毒痛四海漢唐未造
明効昭然可為監戒

天下之事有士類激成者漢唐宋黨人之禍是
也凡天下之事以君子長者之心處之去其太
甚而已夫君子長者有休休容人之度而無汲
汲求名之心無求名之心則其處形迹之間涉
而不滓有容人之度則其御邪正之際嚴而不
惡故有化而歸正無激而成奸有因敗為功無
以全求毀天下安得多事夫惟好名嗜進之士
以剋桡之心行文深之法惟恐形迹之不存名

聲之不附求自立於不敗之地而不顧國事之
安危故徃徃激成天下之亂耳唐之末造士大
夫深疾宦官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如進士葉
景與一監軍相識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
議紛然被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黨人之禍所
由激成也豈士君子所宜有哉天下自有中道
彼奄人亦王官也結之而求進則昏夜及門擯
之以為名則一揖為累其心一也於君子長者
之道胥遠矣

越絕書載吳王闔閭葬死之厚以金玉鳧雁實
其墓中及觀唐懿宗葬同昌公主服玩器物每
種百二十與錦繡珠玉為像依衛輝煥三千餘
里奢華不經可謂至矣乃知闔閭之事非妄也
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中舞者數百人
以錦八百匹為地衣可謂哀而傷樂而淫者也
繼世昏庸之主暴殄天物何代無之

路巖罷相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京兆薛能巖
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

笏對曰向來宰相出無例發人防衛嚴有慙色
劉瞻罷相遠謫為人所惜及賜環入都長安而
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即
此一迎一送相之賢否可以觀矣
咸通中宰相楊收性奢靡嫁女於左丞裴坦資
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
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若坦者可為士人
之法矣

黃巢還自閩廣址趣襄陽節度使劉巨容招討
使曹全最合兵拒之賊為所敗度江東走此天
亡之時也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立盡巨容曰國
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
棄之或更得罪不如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由是
賊勢復振轉戰兩浙之間不可復制矣夫巨容
之言睥睨成敗有虧臣節不容誅矣然使宣力
之臣習知朝廷之機括至於養寇求容則當時
之謀國者大槩可觀也自天寶以來樞機之任
移於左右賞罰之柄出於愛憎而疆藩重兵觀

望去來上下之間以市道相交而不復知有君
臣之義非一日矣故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可
不畏哉

黃巢起兵在兩河之間南渡江淮轉畧閩廣復
由湖襄北渡再掠江淮旋入河南方陷兩京迹
其旬始之氛幾徧海內而不能據一州之士以
為根本直至長安方竊名字號令所及不出數
縣此流劫之資也豈有遠畧長材不可與角者
乎惟其時朝廷政令制於閹寺乾綱無主道揆
不秉方鎮諸臣互觀成敗坐失機宜養成寇雚
不可撲滅耳夫國之無政大勢已移即揭竿聚
鉏可以覆國况狼虎之群哉

祿山之西也哥舒翰以十五萬衆禦之於潼關
黃巢之西也張承範以二千餘人禦之於潼關
其敗一也然唐之兵力何其相懸如此其所由
來漸矣夫財賦如故而兵籍日削濫冒之極化
為空虛臨事而索之必不幾矣承範所將神策
軍士皆長安富兒納賂宦官竄名尺籍厚得廩

賜憑借橫行一聞出征父子聚泣顧病坊貧人
自代徃徃不能操兵以是二千餘人禦六十萬
衆又無饋餉之計使之枵腹而徃尚何從論成
敗乎承範敗書有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
謀臣愧顏何寄觀此數語唐之國勢可不問矣
后世承平之業得無有似之者乎

大凡天下之事太盛者必能為妖唐家三百年
間以詩主人物詩道之盛至唐而極矣黃巢入
長安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大怒
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波及三千餘人此
詩妖也夫三百篇之作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以
為工巧至於模寫物態極命形色纖悉不遺色
澤俱侈未有過於唐人者其盜天地之氣亦多
矣欲無為造化所忌其可得乎

僖宗之幸蜀也鄭畋留鎮鳳翔傳檄徵兵軍威
稍振王重榮等連諸道勤王之兵營於渭北楊
復光以八郡之師舉兵淮蔡此亦雲合雨集之
勢高駢為諸道都統坐擁強兵據有江淮之地

若能倡東南諸道鼓行而西約復光於中州應
鄭畋於閩陝則巢之成擒易於覆手矣而裴回
觀望不肯以一騎渡淮使畋與復光獨拊無聲
自潰其地駢之罪大矣朝廷不以為討止解兵
柄駢猶攘袂大詬上表自直言辭不遜如云是
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云臣恐
寇出東土劉氏復興軼道之災豈獨往日即此
數語逆節昭然正名誅之有何不可而鄭畋草
詔猶為微辭深語以譏切之如云從來倚仗之

意一旦控去無門凝睇東南惟惻惻如云為
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庶俱存君臣之
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隳陵此何體
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至戟手反唇面侮君
父猶且作風刺之語修文告之辭上下之體不
已陵乎而欲撥亂亨屯光復大業知其不及也
或曰畏之也夫畏則不如無罷罷其兵柄未有
不怨者巽辭何為甚矣唐之無紀也

揚復光鼓衆勤王匡復社稷張承業竭誠所事

心在本朝唐之縉紳大臣所不及也斯可謂刑餘之周召矣

黃巢伏誅僖宗御太玄樓受俘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克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此與花蓋夫人詩意相類花蓋之對其愧在亡國此婦之對其愧在朝廷爾時在廷諸臣作何類貌

僖宗失守宗祧播遷巴蜀皆田令孜所為也使賊平還都能撫循諸鎮綏輯四方猶有可為柰何怙終稔惡憚不知畏巢之未平也欲歸重於址司而解王鐸之柄於外欲釋憾於敬瑄而罷鄭畋之相於中及巢之既平也受匡裕之譖而徙王重榮之鎮護全忠之罪而掩李克用之功於是二鎮合從舉兵詣闕而興元之幸又基於是矣三百年基業反覆一闡之手再致播遷毒痛四海而菴亦不能保其身也令孜既為諸鎮

所攻自知不免乃薦楊復恭自代而奔入西川
與其兄相倚為謀可謂巧矣令孜方出復恭即
斥其黨而貶削之命下烏奸究之謀亦安所用
哉

昭宗之世法紀陵夷上下無章孔緯為相能獨
振朝綱以存國體如面詰楊復恭云復恭陛下
家奴乃有與造前殿非反而何李順節以天武
都頭加平章事臺吏申請班見百僚緯執不可
曰相公職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心安

乎朱全忠據大鎮累求領鐵塩緯執不與謂其
使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當時
內有克監外有強藩挾制鑿與吐納天憲而緯
能持法正紀以挫其鋒可謂有救時之才矣惜
大厦將傾一木不支雖緯等百輩亦何益哉宣
聖之裔唐多顯者巢父以下戩戩兄弟皆有名
於時至緯以相業著視漢之孔光可謂同出而
異流者也

憲宗初立國勢猶疆方鎮不恭法所不赦杜黃

裳裴度之請討是也至於昭宗之時國勢已危
急在自保即梁晉阻兵不恭王命亦惟相時審
勢從容圖之可矣而張濬孔緯急於討賊何其
不達時宜邪原其所由不過全忠欲仗朝廷之
威以求逞於沙陀而張濬欲倚全忠之勢以甘
心於復恭爾緯賢相也柰何不知其謀而贊其
議乎彼張濬者雖有才識小人之雄也初因楊
復恭求進復恭中廢又附令孜故復恭再用而
恨之計無所出乃欲倚汴人以圖復恭也及濬
仗鉞專征全忠及諸鎮皆不出兵而復恭又從
中沮望風而潰理所必至無足怪者上不量國
內不審已欲以烏合之衆外挑彊敵而以投鼠
之機內發城社固已失筭矣重以智淺謀踈機
事不密以是求濟其能及乎

自隋幸江都物力殷湊而唐之轉運塩鐵皆聚
廣陵故淮南富庶甲於天下盖長安外府也高
駢盤據多年蓄積日富然已掩為已有不供京
師已而秦宗權孫儒畢師鐸楊行密相繼連兵

江淮之間赤地千里民無孑遺向時繁華鉅麗
之區鞠為榛莽矣天時地利固有轉移數百年
來淮揚二郡曠野蕭條滿目萑葦雖廣陵城市
行賈列肆為東南一都會而於居民無與也
僖昭之世法紀不張惟視方鎮疆弱以為功罪
如李克用奏云朝廷當沾危之時則譽臣為韓
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臣果
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
後取之李茂貞奏云今朝廷但觀疆弱不討是
非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
人衡續此數語描寫備至在二雄之辭誠為悖
慢而當時政令實是如此所以喪亂相尋人心
日失職此故也

景帝與晁錯議削七國七國起兵而錯為袁盎
所中送首以解昭宗委柱讓能征討沐岐二鎮
兵起而讓能為崔昭緯所中賜死以解此二事
甚相類然錯當漢道方興身死而國難以平讓
能當唐祚將移身死而國隨以亡冤憤同情得

失其効所遇然矣彼袁崔二子見危不救因而
除其所仇有天道哉

董昌帥越於常賦之外加歛數倍以充貢獻每
旬發一綱金至萬兩銀五千錠越綾萬五千疋
他物稱是貢奉為天下最故朝廷以為忠特尊
寵之夫平時聚斂剥脫以結上歡如王鉷裴延
齡輩當服上刑者也至於僖昭之世方鎮各私
其土貢稅不入京師而昌能越數千里供億闕
廷雖不免暴征橫歛霑及一方而於事上之禮

猶未為失也此不可與鉷等例論矣然昌據一
州之地而金綺財物充貢如許浙東物力亦可
謂盛哉何今之不然也

唐末宰相進見有時惟學士親近朝夕在側故
有大政大議皆得參決其權重於宰相及韓全
誨等在內恐上密召學士置二中使於學士院
以防其出入一日昭宗使趙國夫人調二使不
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掖門外執手相泣
洎請上速還恐為他人所見嗟乎此何等景象

也推輓於強藩而國為蘧蘆鈐制於權閹而君
在掌握袞袂履霜非一日矣

獻帝播越西都曹操迎入許昌而漢鼎遂移昭
宗流離閔輔朱全忠迎入洛陽而唐社以墟此
二豪者所謂探驪龍之珠者矣袁紹孫策可以
為操而不能李茂貞楊行密亦欲為全忠而不
及故坐而失策也魚脫於淵鹿投於罝千餘年
事若合符節可為三嘆且漢唐之亡亦相類如
此

宦官之亂有國之所必誅也然何進行之於漢
而成董卓之克崔胤行之於唐而啓朱温之篡
何也極重之勢不可以猝反積習之弊不可以
驟除也且夫剗狐兔之穴而引豺虎之群城社
之奸去而負嵎之勢成矣三人之謀千古懸合
二代之禍亦不爽焉然則徃古之成敗其可不
博稽乎

劉季述王仲先之誅也崔胤陸展上言禍亂之
興由宦官典兵乞令宰相分掌左右軍則諸侯

不敢凌侵王室矣此雖非體然亦救亂之權使
昭宗能從其請則宦官藩鎮之權可收而撓也
乃外制於茂貞內搖於禁旅復歸宦寺再至播
遷而胤遂結全忠以求濟矣南司黨沐北司黨
岐人主惟其左右無可誰何國事豈可為哉

崔胤謀誅宦官其畫已泄宦官懼誅將謀不利
於上上召韓偓問之偓請擇其尤無良者明示
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許其自新庶幾
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豈樂

自安事終未了上善其言而不能行也大凡行
軍御下遇事勢危疑人心反側不有所誅衆心
益懼故必有所不貸然後信其有所不誅而可
以安人心爾末世不能及此往往以姑息含容
養成禍亂此非其明鑒哉

韓偓言於昭宗曰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
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
理絲而棼之者也又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
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

計不足而月計有餘也大哉言也其誠明兼照之旨乎漢唐以來見及此者少矣

昭宗之亡國也蓋三奔焉華州之幸以李茂貞犯闕為韓建所劫也鳳翔之幸以朱全忠入討為韓全誨所劫也東都之幸以李茂貞舉兵為朱全忠所劫也初依韓建再依茂貞三依全忠而九鼎入梁矣神龍失水蝼蟻得而制之况鯨鱈之倫乎

召朱溫之亂者崔胤也昭宗未弒而胤先為溫所誅成朱溫之篡者柳璨也唐祚未移而璨先為溫所戮傷哉二相負國賣君自附賊黨不過為身家計爾而身先君亡家先國滅天網恢恢豈不大哉以此繩之覺沈范王楮諸人為漏網矣大率奸雄豪黠雖盜人之國至於忠邪逆順亦自了了直是懷其私恩不忍斷割朱三鹵莽正是快人其人不止殺璨如張廷範朱友恭蔣玄暉氏叔琮等皆其所托行逆之人無不先事剪滅以塞衆口可謂萬世亂賊之戒矣

讀史漫錄卷之九終
唐末詩人惟司空圖羅隱卓有風節圖見天下
將亂隱於王官谷屢徵不起後為柳璨所迫入
見洛陽陽為衰野墜笏失儀遂放還山羅隱為
錢鏐判官見朱溫受禪請舉兵討梁鏐雖不能
用心義之此二子者可謂不負詩名矣至如荀
崔奔走於淮南日休屈節於黃氏其為詞賦之
玷不亦多乎

讀史漫錄卷之九終

讀史漫錄卷之十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五季

五代淮南將柴再用與吳越交兵方戰舟壞長
稍浮之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
取其食以犒都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此語
足破世人之惑矣夫禍福成應仰庇神明賽禱

之禮古誠有之至於戰士成功僧徒受供其不相蒙也不亦其裁為國家者誠以此意推之移飯僧之資以奉戰士移造寺之費以養貧窮福田利益明白易見柰何不悟也

兵家以智巧相乘無有極已顧人心思所至何如淮南兵圍蘇州錢王遣將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以防出入魚鱉皆知之越部將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由是城中號令

敵以為神蓋因其機而用之也兵法之變妙入無方固非三畧六殺所能盡載

呂布被禽謂曹公曰使公將步呂布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劉守光被禽謂莊宗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二人識見相類如此古云操刀必割安有以梟雄之勢為敵所禽尚可求活者愚亦甚矣

黃巢之妻臨刑抗辭悚動聽觀劉守光之妻見守光號泣求告讓之曰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

引頸受戮此皆有丈夫氣識閨閣之流亦自錚錚如此

天下積習極重之勢欲有更張須以漸為之使其耳目不搖乃可以濟如魏博一軍自田承嗣竊據以來不入版圖幾二百年朱梁之代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梁主亦不能制及師厚之死方從趙巖之策分為兩鎮以弱其勢此未為非筭也然欲分其將士以配相衛則其父子相承已幾數世族姻盤結不肯他徙固召亂之階也而又脅以重兵趣以嚴令使其連營聚哭朝夕不保欲不顧而之他庸可得乎魏人入晉而晉人滅梁是一舉不當而以國從之也豈其計之失哉哉之太驟而不得其方耳

魏州之亂焚掠金波亭劫賀德倫置樓上者亂兵也已而効節軍校張詹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畧因而挾制德倫求援於晉而反形成矣方是時梁主遣邊異撫綏魏軍許詹以刺史詹請復魏軍之舊異還言張詹易與但速加兵會當

傳旨梁主不許更以優詔答之詹遂裂紙抵詔書
戟手而詬吐降於晉及晉王入魏乃謂詹曰我
今舉兵來以安百姓非貪汝土地汝雖有功於
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詹及其黨七人餘
無所問而魏遂為晉有矣詹以兵反梁而梁不
能誅以城降晉而晉能誅之二主舉動如此勝
敗之形不待渡河入鄆而後決矣

裴度入蔡解除苛禁與之休息而蔡人安孳存
勗入魏禁止殺掠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一物
者皆梟夷於市而魏人亦安何也蔡人為元濟
所害方不聊生使不以寬政施之而憤其叛亂
繩以王法則民無所寧魏人盤據數世驕悍已
極使不以重典繩之而畏其好亂加意撫綏則
地不可保故殘害之政必易以寬驕橫之民必
繩以猛易之則兩乖矣

劉守光據幽州末年衰困遣叅軍韓延徽求援
於契丹遂為契丹所用教之建牙開府築城郭
立市里所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於是

漢人各有生業逃亡益少兵威所振諸夷懼伏
而契丹之大業成矣又晉將盧文進為亂軍所
迫亡入契丹契丹入寇文進為之嚮導盧龍諸
州殘敝自古夷狄之入中華必有士人為之謀
主而後建國之模有所締荆漢之中行衛律皆
其人也故遊俠無藉之流不可使闡出邊關為
虜中嚮導在承平之世尤所當謹

自古荆業之君惡衣菲食身先儉朴亡國之主
窮奢極麗靡費萬端此興亡之所以判也陳隋
之季無俟論矣前蜀王衍以一州之地僂僂窟
穴後唐李煜以一隅之安喙息江海可謂鷓鴣
之一枝籠鳥之四隅矣而其服食居處游宴聲
色備極纖華曲盡侈麗有一統之主耳目所未
覩者如王衍結繒為山及宮殿樓閣宴飲繒山
浹旬不下或為風雨所敝則更以新者易之藝
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皂莢以亂其氣
如李主云云斗大一州作如許破落安得
張承業乃晉之勲臣非唐之忠臣也當其周旋

晉陽三十餘載据撫財賦召兵馬為莊宗成霸
王之業皆承業之力也及聞稱帝之舉乃始痛
哭成疾歸其爵邑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王自
取之誤老奴矣嗟夫承業亦知其自誤邪唐祚
已移朱梁已帝克用父子自王一方已歷二世
果有為唐之心否邪承業乃曰五三三十餘年為
王据撫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
爾此志也豈承業有之而不以告晉邪抑克用
父子陽應其言而借以號召天下邪承業又曰

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
而立汛掃吳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高祖太
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
矣信斯言也則是承業三十年經營乃為晉建
不拔之業非為唐圖再造之功也豈承業以是
啗晉晉亦以是給承業邪有知不然承業果有
存唐之志李氏父子亦與之同心為國何不於
昭宣禪代之朝各道勸進之日糾率諸侯求唐
宗室而立之以號令天下則兵出有名人亦有

主指麾操縱誰敢不從何必待滅梁之後方求
唐後而立之也要之承業之心未必有他但以
婦寺之忠而投於奸雄之手卒之提空名以嚮
唐資厚實以樹晉事窮勢極而不能自悟也悲
已

王鎔養張文禮為子而族滅於文禮王虔存養
劉雲郎為子而族滅於雲郎此叔孫豎牛之禍
也佛家冤業之說語涉誕漫以此推之其殆有
焉

淮南有國時壽州團練使崔太初初察失衆心
徐溫欲徵之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
變不若使之入覲因留之溫曰一崔太初不能
制如他人何立徵入為將此知誥不及溫也天
下事惟初始一事姑息苟幸目前省力機括一
撥不可復轉以至萬萬難處如太初一人徵之
不入即使為變亦自可圖若因其入朝而留不
惟無以復其人心而他日有如太初者不可
復以此法加矣知誥之策正唐末姑息大敵九

鼎之淪皆由於此柰何効之故善處天下者寧
目前處其難而毋以難遺他日寧目前居其拙
而毋以拙遺後人寧為之而有敗毋幸其苟成
而至於不可為也

梁晉夾河之戰兵老力單勢將兩敗而晉卒勝
梁者其機在用李嗣源之策渡河而取鄆又用
郭崇韜之策由鄆而趨梁也其時趙張擅權敬
翔擯棄段凝以賂得帥掃境出師頃之河上故
以一旅之師乘虛深入汴城之守既已無兵段

凝限於河北不能赴救故鄆州攻則潰其腹心
而大梁之勢已孤大梁取則據其根本而河上
之師自退是以數千之騎為百萬之師也蓋雖
友貞暗弱自底滅亡鬪鷄小兒雄才大畧亦可
謂高出世主者矣彼如諸將之策徘徊觀望進
退無成逐鹿之獲未有所定豈但不得河南而
已

梁之亡也帷幄舊臣有敬翔李振而不能任也
任趙張之黨使之納賄蠹政而紀綱弛於內開

國名將有霍彥威王彥章而不能用也使段凝以空國之師翱翔河上而樊籬撤於外即非亞子之梟雄嗣源之英武其誰不能亡之不仁而得天下固無終歲之計也

晉兵薄汴友貞召宰相謀之鄭珣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友貞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珣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咲此時敬翔李振安在而與此等謀之也肉食之見一至於此亦足為士大夫

羞矣嗟夫盛世太平之相猝遇患難安知不有方畧類是者乎

段凝媚事趙張賄求大將及莊宗入汴解甲來降即上疏劾趙張之罪請正典刑夫趙張負國死有餘辜而凝不能劾也始而附之以得富貴繼而劾之以保首領其情狀之可恨有甚於趙張者而莊宗不能誅又從而寵任之唐於是乎失刑矣

全義開府河陽與朱溫比肩固唐之舊臣也始

而附梁既而附晉皤然黃髮崎嶇偽朝至於結
納劉石大陳賂遺老而不死燕耻掃地矣然其
保輯河洛德在一方數十年來生聚蕃息皆其
餘惠不可謂無功於世者矣正如失節之婦能
哺小兒雖衆所唾恥亦不廢之長樂老人然亦
天下事有大壞極敝而不能驟更者非不欲變
也謂其難而有害也既而拂狎玩之情破積習
之弊冒其難而受其害矣則不當以一人之言
復還其舊如唐之宦官是也夫寺人之役自三

代以來所不能廢但不當重其事權使操國柄
耳朱温崔胤乃盡舉而廢之至誓御百司皆以
士人易之則非計也然此二人者既已蒙其惡
聲受其餘禍宮禁之內亦為肅然一清從此稍
加潤色以合於周禮宮尹之法固甚善柰何莊
宗欲反朱梁之政又舉而盡復之內則諸使之
職仍據腹心外則監軍之權再凌主帥而藩鎮
之亂又激成矣不亦惜哉夫水之不敢決者畏
其潰也既已決而受其潰可以不壅矣又從而

復其故道焉不重傷乎虎之不敢格者畏其噬也既已格而受其噬可以殺矣又從而蓄之於圈焉不重傷乎彼莊宗者不過討梁氏之罪而反其所為爾不知小人所為亦有不可廢者如秦之長城隋之河道自促數年之祚而為天下遺萬世之利何可廢也彼崔朱之於宦官亦猶是矣吾為此說非以溫與胤之舉為是也但既有成迹未必非天下之利更之者非而又非矣郭崇韜佐命元勳位兼將相以天下為己任於

發俸邀求多所摧抑又好甄拔流品引拔浮華佞幸疾之於內勛舊怨之於外崇韜憂之乃用所親之策請立劉夫人為后以為內主可謂孤汪矣然殺崇韜者劉后也違道市寵以保身家者亦何益哉崇韜粗識兵機亦有才幹然不學無術昧於時宜固無足道世有以清節自樹號為名臣不得已而逢君之惡求中所欲而甘冒不韙之名不過為身家計耳然得保其身家者幾何人哉君子以道事君以義制命守正未必

汙禍從邪未必獲福上有千古下有萬世可為
痛心矣

朱友貞亡國之主也而不至失德李存勗勦棄
之君也而多有過舉友貞之失惟在寵信嬖倖
播棄舊勛政本不清兵機屢誤以至於亡史稱
其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固中主之材也至於
莊宗雖英武之畧高出一世而君人之德則大
有可議者內嬖劉后外寵群優誅戮勲臣崇聚
貨賄得不旋踵身死族赤沙陀之胤夷於丘土

矣生子如李亞子與全忠肱兒相去幾何

莊宗之伐梁也七日而入其城其伐蜀也七十
日而滅其國用兵神速自古所未有也夫入梁
之師形利勢便批亢搗虛宜其易為力矣蜀則
沃野千里天府四塞入如探囊摧如拉朽一何
神哉王衍之亡不勞餘力而已夫以君臣子母
沉湎宴遊朝無紀綱國無政令強臣跋扈佞幸
盈廷敵兵一臨連城送款人心之潰亦已久矣
衍實自亡非唐亡之也

隋兵渡江陳後主猶與群臣講老子唐兵入蜀
王衍猶與群臣賦詩學而如此不如無學
自漢以來伐蜀大將無得還者漢之岑彭吳漢
晉之鄧艾鍾會唐之郭崇韜康延孝是也

世之治也得乎丘民則為天子世之亂也得乎
士卒則為天子唐末兩河方鎮為部卒擁立驕
橫之習由来久矣莊宗以銀鎗効節二部所向
成功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河南既平賞賚
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怨無厭重以年饑賦闕倉

廩空竭軍士乏食流言怨嗟而劉后方且蓄聚
私貨不給國用故士心憤怨以至於亡此在莊
宗致亂固不可解而其斬非一日矣夫以一日
之姑息而養成數十年禍本可畏哉

郭崇韜為莊宗所任居中用事裁抑嬖寵宦官
側目久矣及其統兵伐蜀大權在手群奄從行
志在貨賄見其父子專利已不能甘崇韜淺衷
無謀方與魏王繼岌為誅夷宦寺之謀於是中
外相應日夜搆釁魏師未旋元勳受鉞矣夫以

皇后之教於數千里殺一大將政之不綱無甚於此也而崇韜之失亦有三焉不善處權不善處利不善處小人夫善處權者常不忘避善處利者常不忘予善處小人者常不忘密而崇韜皆失之庸得免乎

叛軍擁兵據城有不得不招者有必不可招者如唐末五代藩臣跋扈法令不行揆時量力取此仰彼以圖目前之安故有不得不招者至於一統承平綱維未弛一旦有梟獍之徒據城背化於此姑息則大防將潰而亂日成矣此必不可招也

李克用之伯也周德威張承業輔之朱全忠之王也敬翔李振輔之李存勗之王也郭崇韜李嗣源佐之李嗣源之王也安重誨石敬瑭佐之石敬瑭之王也郭威史弘肇佐之郭威之王也范質魏仁浦等佐之柴榮之王也王朴李穀等佐之長樂老人兼有五代之君而不居其功可謂耐久臣矣

郭崇韜請立劉氏為后竟為劉氏所殺安重誨
進王德妃於上竟為德妃所中而死以聲色嬖
倖結人主之歡者可以戒矣

端明殿學士之設起於唐明宗明宗目不知書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
乃奏選文學之士與之共事以備應對遂置是
官以馮道趙鳳為之有宋因之為儒臣之首選
矣蓋白柳朱擘扇誅夷清流唐之文士才人英
雜殆盡而五代君臣皆以雜虜健兒起于百戰

侏儒狙獷上下同風一代文明化為闢物則宋
乃能開右文之端在群胡之中可謂彬彬矣
唐莊宗為亂兵所弑契丹阿保機聞之謂使臣
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我自聞之
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
所為將自亡矣開鞞之主英風烈志矯矯過人
如此五代諸君有望其後塵者哉

契丹述律皇后呂武之儔也阿保機死召諸將
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効我又

集其夫泣問曰思先帝否對曰受先帝恩安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遂盡殺之左右有桀黠者輒曰為我達語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後遣一人其人不行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為不行其人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願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自斷一腕令置墓中其殘戾悍虐至不惜其身呂武不至是也天地一種戾氣鍾於人間如此

韓熙載南奔與李穀別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爾此吳楚二胥之志也穀既相周遂取淮南之地而熙載相唐終不能取江址尺寸之土則才之長短畧可見焉然亦地勢不同所遇之主異也以李煜之仁柔不能當世宗之英武以江右之積安不能當中原之新造而欲以優劣二子非篤論矣

高季興既背後唐求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

言身法金一
務實効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
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
甚難臣人而不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遂辭
其款此與光武閉關之見同真大畧也今淺見
喜功之士浮慕一時之名而不顧其後即有緩
急何以應之温可謂有帝主之畧者矣

明宗在晉陽相士周玄豹言某當貴明宗即位
欲召詣闕宰相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
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
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人妄言致
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一
官厚賜金帛而已觀鳳數語真老成之見五代
諸臣如此意識何可多得且明宗以雄才元勳
握兵重地揆之時事其代莊宗為天子如叙遷
爾即非玄豹誰不能知假使置之闕下日與諸
將相接復有資望如明宗者亦將為其所惑矣
亂當何時止邪星相卜筮之流平時蠹財壞政
假借聲名為患已自不淺至遇天下擾攘豪傑

生心播弄之間足以扇亂不可不遠也
唐兵擊敗契丹獲其酋長惕隱等五十人以獻
諸將皆請誅之明宗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
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而官之其
後契丹屢求惕隱中國得以制之得是策也凡
得敵人所愛必留之以市恩若殺之則無可為
矣

明宗因安重誨構潞王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
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
庇之邪姚洪罵童璋曰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
得鬻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
於汝而反草昧之中英雄崛起徃徃如此

明宗時有朱弘昭者諂事安重誨為其所庇建
節鳳翔及重誨被譖不能自安求出討西川以
避之道出鳳翔弘昭迎拜馬首延入寢室妻子
羅拜奉進酒食蓋未知其寵之已衰也重誨感
其慇勤傾倒肺肝因泣言被讒之狀弘昭始知
其繇重誨既去乃密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

任以征討有詔徵還復過鳳翔弘昭不內矣使
重誨不以情告弘昭之敬必不敢弛况敢圖之
小人反覆嗜利情狀如此正人君子徃徃為其
所欺况重誨之無識者嗟夫後之為弘昭者不
少矣傳神寫照在此一段

徐知誥柄政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因資望素
淺欲以退讓為高謁告歸省入九華山中屢徵
不出信斯志也排巢拉許可矣及至裴回末路
情見勢屈嗜進慕權麾之不去而人品始不可

掩矣假使當年誰知真偽世之以清流自處退
讓為高而不為齊丘者幾何人哉

夫驕卒之難御久矣然損益之宜有機存焉積
習之所壞勢不得裁裁之則怨而不收苛政之
所裁勢不必復復之則汰而難繼此不可不察
也莊宗承方鎮之規而不給軍士之賞故衆心
觖望明宗懲同光之敗而屢頒優給之恩故國
益窘皆非筭矣凡人情習見其厚削之則怨生
習見其薄仍之則志定善為治者因之不善為

言文傑金
治者反之

閩主王璘好鬼信巫進退百官皆質諸鬼神其
臣薛文傑盜弄國權害無辜素惡樞密吳勗
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樞
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邇將愈矣主上或遣使
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巫
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
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
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誅

之璘之愚可咲文傑之奸可恨也文傑嘗以
制檻車踈闊更益其制形如木櫃擯以鐵芒內
向動則觸之車成會軍士請文傑即以檻車送
焉北廟崇順王不知何神豈至是真有靈邪天
道報施可謂太巧矣而世之稔惡嗜禍猶接踵
不絕何邪

曹操之代漢也荀彧為之謀主而不欲行九錫
之禮劉裕之代晉也劉穆之為之謀主而不欲
聞封王之命李昇之代吳也宋齊丘為之謀主

言身次金 卷之十一
而不欲同受禪之議此不可曉也豈居實而不
居其名邪抑疾人之先已而不欲與之共也本
以求親而反受其疎本以求利而先罹其害心
勞日拙天奪之魄非人所能為矣

佐莊宗者嗣源也而嗣源代之佐嗣源者敬瑭
從珂也而從珂敬瑭代之佐敬瑭者知遠也而
知遠代之佐知遠者郭威也而郭威代之佐世
宗者藝祖也而藝祖代之腹心爪牙之士當威
功之日已睥睨於左右矣古稱能罷之士不二
心之臣可易得哉然數主之中惟後漢得國為
近正蓋因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較之躬為篡代
者不侔矣

五代馬胤孫為相事多疑滯又罕接賓客時目
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今之慕三不開者多矣
夫避權寡交門不開可也廟堂謨畫口可以不
開乎緘默靜訥口不開可也百揆所宅印可以
不開乎五代之制權歸樞密宰相主於奉行無
所可否故持祿苟容之徒得以混迹爾且夫山

林遁世之士百不開可也何待三廟堂任職之
臣一不開不可也何待三

天下事即危急存亡之秋未嘗無善策顧世主
不能用耳如石敬瑭擁兵晉陽潛圖不軌潞王
憂之學士呂琦以為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
為援契丹太后以長子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
誠能歸其降人歲以十萬遺之彼必驩然承命
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潞王大喜其策且有
成言而學士呂文遇以一言沮之其計不行以

至於敗又如敬瑭既引契丹南下且薄都城朝
廷不知所為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
遣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直趣西樓
契丹必有內顧之憂可擊而退也潞王深以為
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以至於敗夫由
前之策可以結述律之歡而使契丹之不南由
後之策可以牽德光之心而使敬瑭之無助是
晉之所以攻即唐之所以守而與敵易道矣乃
當國謀國之臣如馮道盧文紀等以君為奕棋

以國為傳舍一有興亡之兆即懷首鼠之圖豈其智之不及此邪

王都據定州而結契丹石敬瑭據晉陽而結契丹其形一也王晏球以長圍攻定而王都正法張敬達以長圍困晉而唐師敗績何其効之殊也定州之圍契丹已退孤城無與可坐困爾晉陽之圍契丹未至其勢方孤急攻可解也而敬達老師曠日以待其至不敗何為

五代君臣猶逆旅也不惟強藩宿將睥睨生心即柄樞當軸之臣近侍惟幄其心亦不可保明宗以趙延壽范延光為相見秦王從榮驕橫屢求出避何其怯也河東之變延壽出討即北附契丹與石晉爭求為帝石晉既立延光出鎮即以魏州謀反又何其獷悍如此二子本非純臣見利即趨有勢即逞當時將相大都如此不足異也

宋齊丘小人之下品也羽翼李主為之謀主晝灰對語所圖謂何及周宗踰禪代之旨而手書

切諫李德誠上勸進之章而不肯署表此何為也既以此得罪罷其政事又上書自理復求柄用且請遷上皇於他郡絕楊氏之舊姻以此為媚固已晚矣原齊丘之心直欲功自己出不欲為人所先襄田顧望先名後實而不知李昇已洞見其心腹薄且厭之久矣自古小人能盜成天下之事者必有一段才畧一等體面如齊丘者徒有小人之心爾

石晉和凝為學士署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勸之以為切近之職為天下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此言甚知大體五代學士之職密於宰相乃國大臣也正宜廣開耳目以佐人主豈以閉門却掃為高如文史之臣乎且用事之臣延見士類不但四方利病可以周知即一進退唯諾之間而其人之賢否亦可洞見語次紬繹參互考核萬不失一勝於開告密之門以為進退乎

莊宗聞明宗南下而不敢向汴潞王聞晉祖南

下而不敢渡河此二君者皆一世之豪也一聞敵兵即思退舍何邪攻守之勢異而制御之畧踈也彼二君者不過一劍之雄乘時遘會盜有神噐聊以自娛爾豈有帝王之畧可以保國者哉且夫嗣源敬瑭之才二君知之熟矣其不能不惧有以也

劉知遠用兵之才與五代諸雄無以遠過而其大畧遠慮有高出一時者如石氏稱臣契丹許割盧龍雁門諸州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為中國之憂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而十六州之地遂淪於虜及石氏得國三鎮繼叛敬瑭至欲奔還晉陽以避其鋒知遠諫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薰著京邑自安根本深固則枝葉不傷矣敬瑭從其言而三鎮以平大業遂固即此二端其識見深遠謀畧老成有

帝王之度五代諸君所不及也

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非虛語也閩主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老君天尊像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此所謂聽於神也然則神果有之曰吾不知也正使有之亦亂兆耳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陽氣盛也夫惟滌輿之方昏翳之政神得而主之辟如人家有鬼物為妖陰氣盛也

契丹德光欲以王威為義武節度使晉主請如中國敘遷之法漸加進用德光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彼時天子惟擁強兵者即為之謂節度陞天子為敘遷可也

唐末以來中國擾攘君如置奕民如浮苴江北諸州生民之禍極矣而吳越南唐皆以寬仁之政牧休息之民保境息兵輯鄰講好武昌江陵亦各有土宇不尋兵革以是江南諸州生養蕃聚無異承平及有宋膺符人皆不戰而定所以數百年來大江以南戶口宗室倍於江北豈惟

天時地利亦人事之不同也

石晉以天下之大臣服契丹而安重榮景延廣欲以一鎮之兵渝盟而抗之其心固有在矣然其舉未為非也何者戎狄之心惟利是視中國以有限之力供無厭之施以易竭之財據難守之約非彼發難則此渝盟在蚤暮之間耳誠及兵力之盛一決其疽未為非筭也第重榮之心假以叛晉非為國耳曰如是則出帝之抗契丹胡為亡國曰非抗之而亡也抗之而無以禦之也契丹雖強每入中國亦懷顧忌一聞敗衄即思遁逃非有持久之計也誠使將士協心兵食有備以久待暫以逸待勞何不可克之有而五代君臣之間皆無固志少有勝負觀望輒殊將有不戰而潰者矣况出帝之舉措尤有必亡之勢哉內之以政本付李崧馮玉而斥桑維翰於散僚外之以兵柄付杜重威李守貞而棄劉知遠於外鎮其用人之顛倒已為有識者所料矣安所論勝敗之數哉

六朝承漢之後文物卓有可觀五代繼唐之餘
風俗淪於夷虜豈其地使然邪抑漢唐之政自
有優劣流風餘俗漸染未深若是其異邪漢之
治教不純於王道唐之治教不純於中國至宋
而純然粹矣非繼之以胡元而直以 聖代接
之三代之盛不可幾見邪

宋齊丘為李景所厭忿對乞歸景知其詐一表
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
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景之待齊丘可
謂得法矣人臣以矯詐沽名愈留愈退人主以
虛文待士愈退愈留皆偽道也若遇詐如齊丘
者以景法御之必無再三之瀆矣

耶律德光雄黠狡獪之主也委趙延壽入寇則
許以中國帝之受杜重威之降則許以中國帝
之至衣二人以赭袍指示晉人曰此而主也二
叛欣然企踵若將庶幾焉及得汴梁則曰朕舉
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而
二叛之望可以息矣戲弄宿將如玩小兒生死

存亡在其掌握使在中國曹子孟德之流也

唐太宗獵於渭原問從臣樂乎蘇長文對曰不及十旬未足為樂後唐李景于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嘆羨蕭儼曰恨樓下無井景問故曰以此不及景陽樓爾此所謂諫諍者也

契丹之南下也劉知遠獨擁強兵中立太原既不背晉而附契丹亦不為晉擊契丹君之禦虜則雲翔而不進虜入其境則鷙發而必擊此時也蓋已有漁人之志矣及至晉帝北行中原無

主始乘契丹之救而收其成功蓋取天下於契

丹非取之於晉也律以純臣之節不能無虧而

得國之正則五代之君未有及之者亦人

衆裁

天下之患莫大於敵未至而自擾括財集兵皆

自擾之道也晉人憂契丹入寇國用不給遣使

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

多從吏卒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惶求死

無地吏復因緣為奸半入私橐又籍諸州之兵

七萬餘人民不聊生此夫代敵自割敵不出刀

代敵自烹敵不出薪者也即契丹不至他變將
生况其深入乎

朱梁用敬翔而興均王棄之而亡莊宗用郭崇
韜而興劉后殺之而亡明宗用安重誨而興殺
之而亡石晋用桑維翰而興出帝棄之而亡夫
人賢之於國亦重矣哉

晋出帝之愚也馮王李彥韜擅權於内杜威李
守貞將兵於外有一桑維翰置之而不用也杜
李降虜於境上馮李降虜於國門而維翰死矣
任事者何人死節者何人可為三嘆

契丹入大梁幽晋主於封禪寺雨雪連旬外無
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問寺僧曰吾嘗於此
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
難測不敢獻食嗟夫事佛之効梁武帝可觀矣
飯僧之報亦復如此福田利益果安在邪太后
何不以此贖用養兵卹民而飯數萬髡徒為也
耶律德光雄黠狡獪玩弄趙延壽杜重威諸人
不出股掌所不能欺者劉知遠耳知遠以晋室

重臣虎踞太原厲兵秣馬以觀時變出帝啓釁
熟視而不言契丹入寇陰拱而不出隱然有漁
人之志德光既入汴梁徐遣貢使且以三事要
之德光乃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欲何所
待耶及虜主不能久留棄國北去然後徐起而
收之此知遠之所待德光已窺其微而不能制
也五代諸君惟知遠得國頗正且審於事機發
而必中可謂狡狡者矣

契丹入汴淮北賊師多請命於南唐韓熙載因
請恢復中原李景不能從以見契丹兵亂尋亦
悔之愚謂契丹內擾誠經一各中原之會然李景
則不能也偏安一隅地卑力寡而欲與上國爭
衡掃清土宇必不得之幾矢以晉之南也而不
能北以宋之南也而不能以豈獨天運地勢亦
然况以蕞爾之邦輔以五鬼熙載之荒淫齊丘
之譎詐威望不孚於衆誠庶不結於主欲以有為
其能濟乎

外夷入寇乃中國奸民之利也契丹入汴既縱

胡騎剽掠以給軍食又多以其子弟近臣典州
刺郡不通政事華人之狡黠者往依其麾下教
之妄作威福倍克貨財而中原大亂矣自古以
來夷狄猾夏必有華人教之不但闡出邊關為
之謀主即夷入中國亦有此一等人也

漢之李太后有智婦人也漢祖興師晉陽議索
民財以賞將士李氏諫曰陛下一因河東興未有
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殆一救民之意也帝
從其言悉出宮中所有以賜一士中外大悅即

此數語視莊宗劉后何啻天淵及周兵將至隱
帝欲親出禦之太后謂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
亡親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
志趣必有詞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隱
帝不從出門而野死故李太后智人也夫從其
言而王子違其言而亡牝雞傾城之喻何以說
焉故事不可泥於一也

契丹北去中原猶有城守漢祖興兵晉陽莫知
所向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魏鎮先定河北

則河南拱手自服惟郭威以為河北兵少路遠
旁無應援若群虜合勢遮前邀後糧餉路絕此
危道也不如由晉絳抵陝直趨洛陽不出兩旬
大業定矣帝從其言車駕至洛而汴城百官已
奉表來迎矣蓋從其間道乃攻瑕批郤之方而
據其根本有居中制外之勢故一舉而帝業成
也威之謀畧如此豈同時諸將所敢望萬_一
五代諸君當其佐命決策徃徃有高世之見一
時流輩遠出下風及至大物在手割制自由反

不能剏定規模修明綱紀豈能人之所難而不

能其所易邪一將之任有餘萬乘之才不_足

漢祖之興也以楊邠總機務郭威主征伐史弘

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皆武臣也而所用宰相

蘇逢吉等拱手受成無所專決且至文武相疾

將相成隙邠則曰府庫甲兵乃為急務文章禮

樂何足介意弘肇則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

安用毛錐章之諂文臣則曰此輩授之握筭不

知縱橫何益於用皆痛疾措大之辭也唐三百

言身錄 卷之十一 三三
年文物聲名一旦淪滅至此可勝嘆哉

後漢乾祐中李守貞以河中叛郭威率諸道討之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設長圍守之使飛輓路絕吾厲兵秣馬坐食轉輸待城中無食公私皆竭然後一鼓逼之可坐禽也乃剗壕築壘列隊伍而圍之循河設堠連延數十里寇有往來者無不禽之而守貞如坐網中矣盖守城之便在於以逸待勞而攻城之法乃能以久制亂是攻守有道也

桓溫入朝謝安談笑自若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郭威入汴為馮道設拜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其矯情鎮物不為威屈一何同也然安之於溫則欲陰消其不軌之謀而正言以折其氣道之於威則已默贊其不臣之志而假貌以泯其迹爾何也威之出鎮道以收拾人心之策告之矣豈至此而背之邪曰唐晉契丹道不奉迎乎曰唐晉之強暴契丹之獷戾不能

於形迹之外有所宛曲也惟有拜之而已郭威
老成奸猾頗知體面故先以此飾之而使其有
以自文也及澶州兵變回戈內指則已不暇自
文而道亦不必為之飾矣然則道之受拜正所以
媚威也安得與謝傳並稱乎方道受太后之命
迎湘陰於徐州中塗聞變即日辭歸湘陰曰寡
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爾公
今何以為計道默然不對嗟夫道之不對宜也
劉贊一駭孺子曾不思二十年宰相事幾君矣
而恃以無疑哉

周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澶州而兵變宋
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陳橋而兵變其形
狀謨畫如出於一報應可謂巧矣陳橋之事實
澶州之故智也其報契丹皆詐也

南唐自系於唐曰吳王恪之後也後漢自系於
漢曰淮陽王昞之後也後周自系於周曰魏叔
之後也愈出愈遠務為相勝而忘其偽矣

五代朱梁盜也晉唐漢夷也惟郭柴二氏為中

國人起於將相故其舉動粗有可觀耳

五代國祚惟漢為促及考其實惟漢為久何也
梁唐晉周或一傳而更姓或再傳而亡國未有
過十餘年者漢自隱帝遇害太原建國至宋太
宗時乃亡則已數十年矣劉崇謂其臣曰今日
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
節度使其言悲矣彈丸黑子之地倔僵一朝死
其社稷得國之正未有過於知遠亡國之正未
有過於繼元者也豈可以短祚偏安而沒其美

哉

郭祖之政類宋太祖世宗之才似唐太宗其脩
德任賢立綱陳紀皆非五代所及也郭祖一正
位號即除前代之苛法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宮
之珍寶通江南之糴買至乃躬謁闕里崇儒右
文太平之治幾可想望矣世宗繼之南定江淮
西取秦隴取閩南之地摧太原之鋒吳越閩蜀
輸琛納款神武不殺之仁有王者之風今天假
之年宋氏一統之業企足可成也而兩姓相承

祚不盈紀初守之畧徒為異代之資耳夫周能
草五代之陋習安知其止於再傳宋猶承五代
之敝風安知其延於數百事均德齊而修促迥
異豈運會之所鍾非人所能為邪要之天心厭
亂理極數窮故以周氏二世之賢啟宋室一代
之治譬集霰之先雪啟明之導日蓋已為之兆
矣

賈儼善治星曆周顯德中嘗謂盧多遜等曰丁
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十拾遺見之儼
不與也儼能自知其半亦已奇矣至於五星之
聚卜於數十年之前則天象之休咎亦若固於
一定之數而不可移者何也有形之物蓋未有
出於有數之外者也

五代慕容彥超據兗州以叛其判官崔周度諫
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伯諸侯然以
禮義守之可以長世此魯志也自古有國家者
以詩書禮義為基元氣深厚以之進取未必無
人以之退守可以永世未有勃焉而興忽焉而

亡者也及鷙悍者為之鼓其英畧雄才雖可以
徼一時之勝而深根固本之道則有不能者矣
詩書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儒者之効如是

南唐邊鎬為將初克建州俘獲不傷建人謂之
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
既為節鎮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
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蓋能普渡衆生乃佛菩薩
之行若脩齋供佛則沙門之職也世之循吏有
慕佛子菩薩之名而不免流於和尚者尚戒之

哉

五代相承將驕卒悍財匱民窮皆姑息之政所
成也世宗即位大振法紀力挽頽風樊愛能何
徽望敵先潰斬之軍中而將知有法簡宿衛之
士汰其羸弱拔其精銳而兵知有律由是將吏
畏慎士馬精強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由賞罰明
而選練精也前此累朝皆以將士擁立驕蹇成
風未戮一將而將已反戈未斥一卒而卒已礪
乃豈法不可以禁而律無所用哉姑息之端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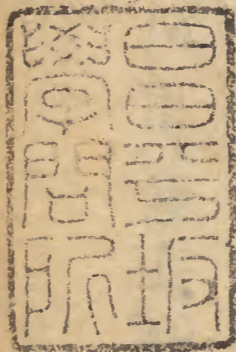
於猶豫猶豫之散起於偏私夫惟持之以公而
行之以斷未有不可為者矣

五代司徒竇貞固罷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課
役皆不免當時大臣之體猶覺隆重故為長吏
所抑傳為異事著之史筆今則不足怪矣

周世宗征淮南行視水寨自取一名馬上持之
至寨以供礮從官過者入齋一石宗太祖伐太
原亦用此法

五代六朝形勢相似六朝正統在南而北方割
裂五代正統在址而南土瓜分其形一也然有
可異者正統在南而衣冠文物相隨址之僮父
有雜夷之俗正統在址而兵戈擾攘不已南之
士族有故國之風焉正統在南而址益空虛正
統在址而南反生殖三代以來江南日實江址
日空由此故也以為址方形煞之區南方生育
之府三代以往又胡不然豈非以政化哉

讀史漫錄卷之十終



言身法金

三ノ

文化康平

文部省

